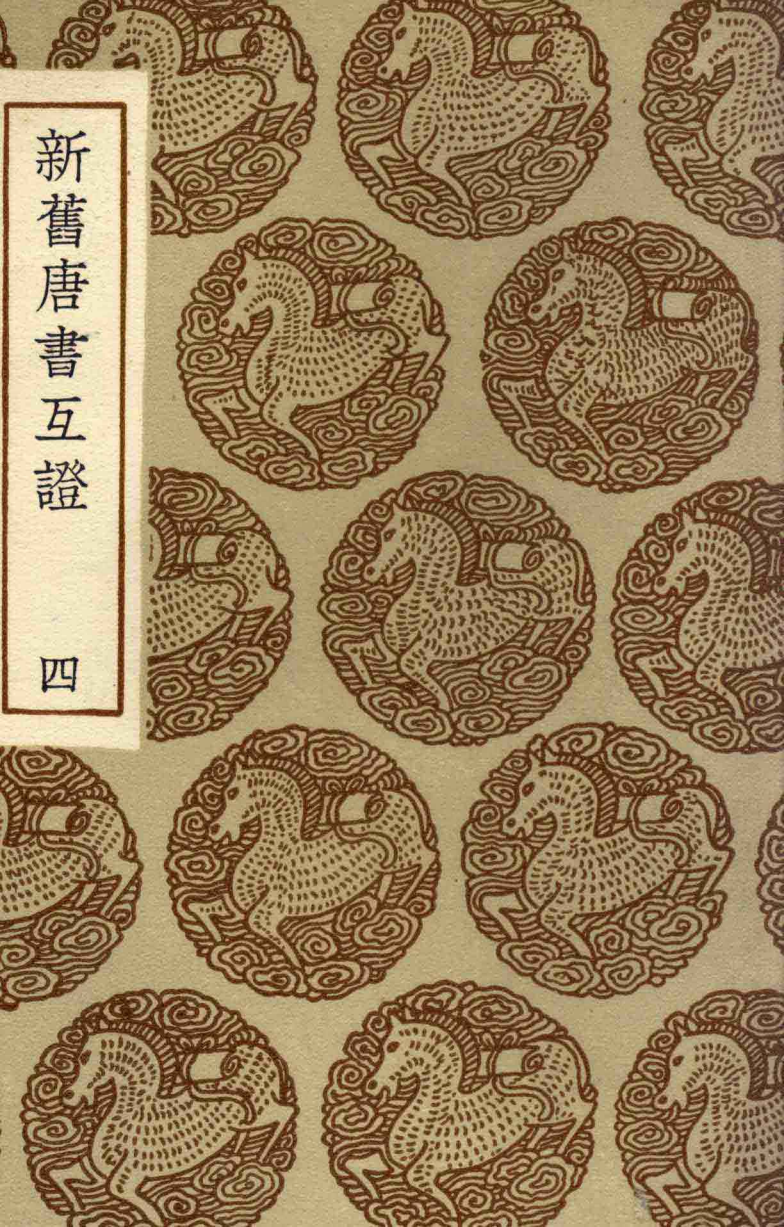


新舊唐書互證

四



新舊唐書互證

(四)

趙紹祖撰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新舊唐書互證
冊四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撰者

趙紹祖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 董文淵 金雲峯)

新舊唐書互證卷十六

涇縣趙紹祖撰

劉晏傳。新書。元宗封泰山。晏始八歲。獻頌行在。授太子正字。舊書。年七歲。舉神童。授祕書省正字。案晏賜死於建中元年七月。二書本傳俱年六十六。考是年庚申。追數至元宗封泰山之年。是年開元十三年乙丑。五十六年耳。依舊書年七歲。則六十二。新書年八歲。則六十三。皆不得爲六十六也。舊書但言舉神童。不言封泰山之年。當爲是。

劉潼傳。新書。南詔大懼。自是不敢犯邊。

新書糾謬曰。案南詔傳。潼爲西川節度使時。卽懿宗咸通七年。八年之際也。是時南詔方強。南寇安南。西擾成都。至十年。又自沐源入寇嘉州。何嘗不敢犯邊乎。又案鄭裔綽傳。宣宗初。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。裔綽固爭。帝已遣使者頒詔。追罷之。今潼傳漏此一事。蓋闕文也。

案劉潼爲西川節度。在咸通七年三月。當如吳氏所糾。至潼旣因鄭裔綽奏。未爲桂管觀察。則本傳自可不載。

班宏傳。新書。高適鎮劍南。表爲觀察判官。郭英乂代適。表維令。舊書同。

新書糾謬曰。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。永泰元年。嚴武卒。拜英乂劔南節度使。此云英乂代適。誤矣。李揆傳。新書。祖元道爲文學館學士。父成裕。祕監。舊書。秦府學士給事中元道元孫。案世系表。元道是揆高祖。當以舊書爲是。

新書。兄楷。舊書作兄皆。

案世系表有皆無楷。是揆之弟。非兄也。

趙憬傳。新書。曾祖仁本。

案仁本舊書有傳。新書刪之。然考舊傳。仁本亦有一二事可取。新書未免太略。

盧邁傳。新書。以族屬客江介。出爲滁州刺史。舊書。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。屬歲饑。懇求江南上佐。由是授滁州刺史。

案新書語太簡不明。當從舊書。又案下文以私忌不聽誓事。

新書云。遂抵罪。舊書云。坐罰俸。亦當從舊書。語較明白。

關播傳。新書。李元平流珍州。會赦還。住剡中。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。以發帝怒。遂流死賀州。舊書。皇甫政表聞其到。以發帝怒。

案舊書語較穩。新書所云。恐人不可擅殺。卽別有事故。亦當敘明。

袁滋傳新書。蔡州朗山人。舊書。陳州汝南人。

新書。子均。右拾遺。郊。翰林學士。舊書。子都。翰林學士。

新書糾謬曰。世系表滋五子均。郊。官皆與傳不同。世系表郊字之乾。藝文志注云。字之儀。昭宗翰林學士。又與表傳不同。

案世系表。郊。都。皆滋子。其官俱非翰林學士。

竇易直傳新書。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。舊書。十三年六月。遷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。

案當云。十三年。起爲宣歙觀察使。十四年。遷浙西觀察使。新書語不明而舊書漏也。

張鑑傳新書。齊抗託傭。舊書。抗爲傭保。負荷而逃。

案齊抗託傭。竟不知是何語。當從舊書。

武元衡傳新書。曾祖載德。祖平一。有名。舊書。曾祖德載。祖平一。事在逸人傳。

案世系表作德載。平一。新書有傳。而不云自有傳。舊書無傳。而云事在逸人傳。皆誤。

段秀實傳新書。曾祖師濬。

案秀實父段行琛。碑作德濬。是行琛之曾祖。秀實之高祖。

新書。嗣業爲節度使。而秀實方居父喪。舊書略同。

案嗣業爲節度時。在肅宗靈武卽位後。余家藏段行琛碑云。天寶九載。奄歸無物。疑二書皆誤。以其母喪爲父喪也。

新書陰結將軍劉海賓。姚令言。都虞侯何明禮。

案姚令言下。當是脫判官岐靈岳五字。言結令言之判官岐靈岳也。

顏真卿傳。新書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。舊書五代祖之推。

新書考異曰。案真卿爲其父惟貞廟碑。敘世系最詳。父惟貞。祖昭甫。曾祖勤禮。勤禮與師古並思魯之子。則真卿乃師古之從曾孫也。

案碑。真卿高祖思魯。思魯父之推。舊書是也。

李晟傳。新書會吐蕃欲佐泚。舊書吐蕃欲以兵佐誅泚。

案渾瑊傳云。賊韓旻拒武功。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。武亭川。此當以舊書所言爲是。

新書適有使者到晟軍。晟乃令曰。有詔徙屯。卽結陣趨東渭橋。舊書略同。

案舊書上文云。晟懼爲所併。乃密請移軍東渭橋。以分賊勢。上初未之許。則此處敘事已未明矣。新書并刪去之。竟似突然矯詔移軍者。考陸贄傳。李晟密言其變。表請移屯。帝遣贄見懷光議事還。因勸帝

許晟移軍云云。斯爲得實。

新書。詔爲晟立五廟。追賁高祖芝以下。舊書略同。

新書糾謬曰。世系表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。亦闕文也。

李愿傳。新書。用婚家寶緩典帳中兵。下又云。其家死於兵。三子匿而免。舊書。用妻弟寶緩將親兵。下云。妻寶氏死於亂兵。三子匿而獲免。

案新書語皆不及舊書之穩而明。

李愬傳。新書。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。師夜起。舊書。十二年十月十日。

新書糾謬曰。案憲宗紀。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。克蔡州。又韓愈平蔡碑云。十月壬申。愬用所得賊將。自文城。因天大雪。疾馳百二十里。用夜半到蔡。破其門。則新紀正得其實。而愬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。則大誤矣。

案十一年爲十二年之譌。傳寫之誤耳。舊書本傳作十月十日。而舊紀亦作十月己卯。通鑑從平蔡錄作辛未。軍出壬申。夜入城。通鑑考異謂是月之十五日十六日。而已卯則奏到日也。

李聽傳。新書。詔聽出援。擊殺志沼。舊書。志沼奔鎮州。爲王庭湊所殺。

案新書文宗紀亦云。志沼奔於鎮州。新傳誤也。

馬燧傳。新書。庭光感泣。卽率衆降。進營焦籬堡。堡將降。舊書。先一日。賊焦籬堡守將尉珪降。庭光東道旣

絕。乃率衆出降。

案通鑑同舊書。

新書奉誠園亭觀卽其安邑里舊第云。舊書同。

案通鑑於德宗初卽位時云。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。仍命馬氏獻其園。隸官司。謂之奉成園。是時馬燧尙未立大功。是馬璘之園也。不知奉成奉誠是二園否。或有一誤也。

渾瑊傳。新書父釋之。廣德中與吐蕃戰歿。舊書同。

新書糾謬曰。案代宗紀。廣德二年二月。僕固懷恩殺朔方節度。畱後渾瑊釋之。又釋之。附回紇傳亦云。僕固懷恩之走。聲言歸鎮。釋之將拒之。信其甥張韶言。乃納懷恩。懷恩已入。使韶殺釋之。

案渾瑊之事。新書旣得其詳。當見之於瑊傳之首。不當附之於回紇渾瑊傳。而致瑊傳中反以仍舊書而誤也。

楊朝晟傳。新書懷光反。韓游瓌退保邠寧。賊黨張昕守邠州。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。夜以數十騎斬昕。及同謀者。舊書略同。

新書糾謬曰。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閒斬昕。楊朝晟傳則以爲懷賓以夜斬昕。韓游瓌傳則以爲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。爲史如此。使後人何所信乎。

案游瓌傳所謂伏甲先起者。卽懷賓也。此各就其人傳言之。互有詳略耳。又案舊書有兩楊朝晟傳。一在一百二十二卷。一在一百四十四卷。而後傳較詳。如云父子同軍。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。是懷賓朝晟皆封王。而前傳無之。新傳亦無之。又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請城其地。後傳在貞元十三年。前傳在十年。新傳繫之九年後而無年。通鑑則從舊書後傳作十三年。

戴休顏傳。新書朱泚反。率兵三千晝夜馳奔。問行在。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扞禦有勞。

案杜希全傳云。引兵赴難。次漠谷。爲賊邀擊。還保邠州。未嘗得入奉天也。及德宗幸梁。以休顏守奉天。當是李懷光至。朱泚圍解後。始得入奉天。而因命之守。是時瑊以兵衛駕入谷口。而游瓌還邠州。此傳云。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。語涉大概。

陽惠元傳。新書陸贄諫帝曰。晟旣慮變。請與惠元東徙。則建徽孤立。

案陸贄傳。本因晟已移軍。慮兩軍孤立。請與李晟并屯。此傳所載不合。

韓游瓌傳。新書會懷光誘復至。渾瑊得書。稍嚴卒以警。游瓌不知。發怒嫚罵瑊。帝疑有變。卽日幸梁州。游瓌使子從帝。舊書李懷光反。從駕山南。

案德宗幸山南。游瓌入邠。因得殺張昕。而遣楊懷賓以聞。則舊書之言從駕山南者。固誤矣。然新書所取者。邠志亦非也。考懷光奪建徽惠元兵。實在幸梁之前。帝見懷光決反。故卽日幸梁。非以疑游瓌故。

而新書本紀書奪兵在幸梁後，故有此誤。且德宗既以疑游瓌，故而幸梁，又肯以其子從邪。新書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，欲因張昕殺之。游瓌既失兵，不知所圖。有客劉南金說曰：邠有畱甲，可以立功。游瓌悟，馳入邠。

案游瓌所以使子從帝而身不從者，蓋入邠之策已前定矣。陽順懷光之誘而得以入邠，陰使其子從帝，所以使帝不疑也。而新書取書甚多，不忍割愛，必欲牽連書之，故有帝疑游瓌之誤。此云游瓌既失兵，不知所圖者，亦牽連前事之誤也。游瓌必失兵，而後懷光不疑，乃得入邠耳。且帝幸梁而能令游瓌失兵，則帝在奉天，又何懼於游瓌而即日幸梁邪？邠之畱甲，卽漠谷敗還之兵退保邠州者。

韋皋傳新書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間。

案與韋機傳互異，說詳新書考異。見韋機傳下。今案新書世系表有韋範，後魏高平男，其六世孫亦不載皋。

新書皋遣兄平弟弇繼至奉天，下文又云兄聿弟平。舊書皋遣從兄平及弇。

案新書前云兄平，後又云弟平，此等處雖無關史要，亦見語不畫一。

新書皋遣劉闢來京師，謁叔文曰：公使私於君，請盡領劍南。又曰：故劉闢階其厲，卒以亂。舊書略同。案此當是皋使闢來京師，而闢以私意請之，皋不知也。闢自以爲將代皋，又意叔文可劫，故請之以爲

己地。史臣以爲皋罪過矣。

新書始天寶時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。

案天寶時。嚴武未嘗帥蜀。其時遙領劍南者楊國忠。而爲其畱後者崔圓也。

新書始皋務私其民。列州互入稅。凡三歲一復。皋沒。蜀人德之。舊書。皋在蜀二十一年。重賦斂。以事月進。卒至蜀土虛竭。時論非之。監本作列州互除租。

案二書所載。大相違背。不知誰得其實。考劉闢傳。皋卒。闢主畱務。皋既有子行式而不樹其子。又兄聿。以蔭調南陵尉。平萬年尉。平子正貫。單父尉。皆宦於四方。不聚其宗族於蜀。知非有私也。新書所言。大約近誣。

吳湊傳。新書。士矩開成初。爲江西觀察使。饗燕縱侈。一日費凡數十萬。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。晚年纔九萬。軍用單匱。無所仰事。聞中外共申解。得以親議。文宗弗窮治也。貶蔡州別駕。諫官執處其罪。不納。狄兼謩請遣御史至江西卽訊。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。帝聽。乃流端州。

新書糾謬曰。案狄兼謩傳云。士矩加給其軍。擅用上供錢數十萬。兼謩劾奏。臨戎賞士。州有定數。而與奪由己。貽弊一方。爲諸道缺望。請付有司治罪。貶蔡州別駕。二傳載士矩所犯。固已不同。至於有司劾責次序。各有未完。

案舊書兼舊傳所載略同。亦祇云貶蔡州別駕。此傳既云中外共申解。得以親議。尙貶蔡州別駕。又云諫官執處其罪。竟用兼舊言。流端州。前後似相違戾。總之士矩祇有此事。既見狄兼舊傳。此傳不增可也。士矩舊書無傳。新書所增。

盧坦傳。新書坦奏劾柳晟。閭濟美違敕令進奉。及諫止毀李錡祖墓事。

新書糾謬曰。元和二年十二月。李錡伏誅。三年正月。大赦。罷諸道受代進奉錢。其次序如此。而坦傳失之。

新書吳少誠之誅。詔以兵二千屯安州。

新書糾謬曰。少誠當作元濟。

案盧坦卒於元和十二年。舊書云。十二年九月卒。亦不及見吳元濟之誅也。憲宗本紀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。吳元濟伏誅。當云吳元濟之叛。

柳晟傳。新書吳通元得罪。晟上書理其辜。凡三上書。帝意解。通元得減死。

案新舊二書吳通元傳。並云賜死。此傳云得減死。未知孰是。

崔戎傳。新書元暉從孫也。舊書伯高祖元暉。

案世系表。戎是元暉四世從孫。當以舊書爲是。

新書子雍和州刺史。龐勛以兵劫烏江。雍不能抗。遣人持牛酒勞之。密表其狀。民不知。訴諸朝。宰相路巖素不平。因是傳其罪。賜死宣州。

案舊書詳載雍事於懿宗紀內。其罪不可勝誅。而通鑑從之。新書述龐勛事於康承訓傳內。刪去雍事不載。而爲之附傳戎後。蓋本之唐闕史。未知孰是。余友端木星垣曰。舊紀所載。或卽路巖傳致之辭。其意不失爲厚也。

徐浩傳。新書黜明州別駕。舊書同。

案徐浩碑云。朗州別駕。

新書諡曰定。舊書不載。

案唐會要與新書同。余所藏徐浩碑亦不載諡。碑是其子徐現所書。不應有諡而不言也。

呂渭傳。新書中書省有古柳。建中末枯死。德宗自梁還。復榮茂。人以爲瑞。柳渭令貢士賦之。帝聞未善也。舊書帝聞而嘉之。

案二說相反。未知孰是。考唐會要作帝聞而惡之。端木星垣曰。德宗多忌奉天之事。必諱言之。楊憑傳。新書俄徙杭州長史。以太子詹事卒。

案柳宗元祭文云。入爲王傅。

崔龜從傳。新書遷太常博士。定九宮皆列星。不容爲大祠。詔可其議。九宮遂爲中祠。舊書略同。

新書考異曰。舊禮儀志及舒元輿傳。大和元年。元輿奏言。九宮之神。於天地猶子男。陛下爲天子。反臣於天之子男。臣竊以爲過。合稱皇帝。遣某官致祭。不宜稱臣與名。召都省議。皆如元輿言。乃降爲中祠。然則此議實起元輿。其時龜從爲太常博士。或在預議之列。故舊書本傳亦及之。然新書不應舍元輿而專歸功於龜從也。

韋綬傳。新書諡通醜。故吏以爲言。改繆醜。不報罷。舊書博士劉端夫請諡爲通。殿中侍御史孟瑄以爲非。當博士權安請諡爲繆。竟不施行。

案舊書劉伯芻傳云。端夫駁韋綬諡議知名。此傳乃端夫請諡爲通。而孟瑄駁之。權安易之。此舊書之自相違戾也。然通醜之諡。不應下於繆醜。何以故。吏反以爲言而欲改之。此又恐新書之誤。又考唐會要。繆醜贈尚書右僕射。韋綬其下注云。博士劉端夫諡通醜。博士權安復諡爲繆醜。則是其事已施行。而非不報罷也。未知孰是。

張薦傳。新書祖薦字文成。證聖中。天官侍郎劉奇以薦爲御史。開元初。御史李全交劾薦貶嶺南。武后時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。問文成在否。荅曰。近自御史貶官。舊書略同。

新書糾謬曰。案證聖元年乙未。開元元年癸丑。相去十九年。而薦仍爲御史。此已可疑。且薦旣以開元

初以御史貶官。何緣復云武后時。此一節前後乖舛不可考。

姚南仲傳。新書。大厯十年。獨孤皇后崩。詔近城爲陵。以朝夕臨望。南仲上疏云云。舊書。大厯十三年。貞懿皇后獨孤氏崩。

新書糾謬曰。案本紀。大厯十年十月丙寅。貴妃獨孤氏薨。丁卯。追冊爲皇后。然則當薨時止貴妃耳。安得遽書爲崩。此不惟義例不明。蓋亦未考其位號前後面言也。

案獨孤氏以大厯十年薨。十三年始葬。此傳所言將葬時事。當云。大厯十三年。將葬貞懿皇后獨孤氏。二書皆下語未細。

新書。長安乃祖宗所宅。舊書。長安城是陛下皇居。

案此是南仲上疏中語。本爲葬后詔近城爲陵發。新書云。長安乃祖宗所宅。於論事似未稱。舊書所云是也。

獨孤朗傳。新書。王源植貶官。朗直其枉。書五上不報。卽自劾。執法不稱。願罷去。舊書。高少逸入閣失儀。朗不彈奏。罰俸。朗稱執法不稱。乞罷中丞。

案二書所載不同。未知孰是。

段平仲傳。新書。隋民部尙書達六世孫。舊書。隋人部尙書達六代孫也。

案段達與王世充爲賊。何得仍大書隋官。且新書刪舊書傳中人之祖父子孫何可勝數。如段達者。竟刪之可也。

呂元膺傳。新書都有李師道畱邸。邸兵與山棚謀竊發。事覺。元膺禽破之。東畿西南通鄧虢。川谷曠深。人業射獵而不事農。號曰山棚。至是。元膺募爲山河子弟。使衛宮城。詔可。舊書賊過山棚。乃召集其黨。引官兵圍於谷中。盡獲之。其前後略同。

案李師道欲使與邸兵同謀竊發者。山棚也。則與山棚當有成約。而引官兵以擒賊者。山棚也。元膺募之以爲山河子弟。使衛宮城者。又山棚也。二書皆不能分明其辭。使人生疑。總之山棚必爲地方之害。守土者不可不知。而預爲區畫耳。

薛存誠傳。新書江西監軍高重昌。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。舊書同。

新書糾謬曰。孔戣傳作高重謙。

案舊書孔戣傳亦作重謙。此新書並沿舊書而致相戾也。然監軍中使之名。新書所刪者多矣。何不刪之。

孔戣傳。新書子遵儒。舊書同。

新書考異曰。世系表作溫儒。